

地主人花招



地主人花招

地

東北書局印行

新運區

我新底心當覺醒過去
地
歷

招人吃花

里省美向光

*

行印店書北



目 錄

地主盤剝農民的一百二十二樣花招

地主剝削花招七十種

地主的種類

地主咋樣富的？

地主咋樣算計扛大活的？

地主秦振山

地主李春生

地主高鳳祥

地主張 成

地主董鳳春

地主盤剝農民的一百二十二樣花

招

- (一) 收上風糧。(二) 收滾壓包米。(三) 兩面斗。(四) 兩鍾秤。(五) 斗租秤收。(六) 收租(糧)賤時不要費時要。(七) 濕時不要乾時要。(八) 歉收滿交。(九) 保人墊租。(一〇) 欠租當身，利大工賤(租高)。(一一) 欠租交產。(一二) 欠租交人。(小孩、妻、女、妹、媳)。(一三) 租外加租(因年成好，或拱了地頭)。(一四) 拱地頭黨地(註一) 倒包租。(一五) 糞厚加租。(一六) 糞厚收地。(一七) 加租加地攬戶(註二)。(一八) 欠租攬戶，貪地糞(註三)。(一九) 仗勢強租壞地。(二〇) 房跟薄地走(註四)。(二一) 壞地高租。(二二) 少地多租。(二三) 耕荒地，交熟租。(二四) 牛租三石，地租二石。(二五) 年初說撈青，年底去欠還當身。(二六) 扛地活，借破車，車壞算白扛。(二七) 種地包公，還對半批青。(二八) 賒哨批柴(註五)。(二九) 鮮物白吃。(三〇) 換豆白拿。(三一) 年節紅白，送禮幹活。(三二) 乾親白幹活。(三三) 大人吃勞金，小孩白搭。(三四) 小惠多幹。(三五) 換鑣工，跟工白幹(註六)。(三六) 豬倌撿豆(柴)歸東家。(三七) 粗米出賣，摻糠使潮。(三八) 麵中摻假，米中摻沙。(三九) 借地埋人，再埋強賣。(起墳) 用糞填坑補風水。(四〇) 借地騙房。(四一) 修房騙

戶（註七）。（四二）強買地隣地（地隣不出身，別人不敢買）。（四三）強買風水地。（四四）本利不停滾家產。（四五）強拱地頭。（四六）改道補地（註八）。（四七）收「買路錢」。（四八）用礙搭工（註九）。（四九）自給幹活（割碾、打井、修圍牆等）。（五〇）大夥買布，看地主家。（五一）蓋房工算到地價。（五二）手藝工算莊稼價。（五三）忙工算開工。（五四）貴叫賤開。（五五）叫工不說價幹完少給錢。（五六）借錢當身，利大工賤（租高）。（五七）住房當身，房費工賤（租高）。（五八）借糧當身，糧費利大工賤（租高）。（五九）除肉還工，肉貴工賤。（六〇）除衣還工，衣貴工賤。（六一）借牛還工，牛大工小。（六二）借牛養犍，能使收回（註一〇）。（六三）人工換牛工，晚躑（農民）早割（地主），饑其工賤，倒割錢（註一一）。（六四）換工討巧，已深人淺（註一二）。（六五）借馬一年，冬喂春收，倒割馬租（註一三）。（六六）借壞馬，包損失。（六七）壞馬當好除（賣），退馬倒割錢。（六八）縱牲口，禍青苗。（六九）份養小豬，買小批大。（七〇）謀害家產（女人），先借（姦）後逼。（七一）賤借貴要。（七二）濕借乾還。（七三）賤批貴收。（七四）借錢（糧）批工，賤批費用。（七五）賤批貴作價，本利滾家產。（七六）糧荒借一石，秋後還石五。（七七）押小號（死號、活號）（註一四）。（七八）月利七分，大加一。（七九）過一算半月，過半算整月，過月算半年。（八〇）吞接出荷布，留多分少，留好換壞。（八一）黑地不出荷，窮人出不起，白割白打白送，地主獨得出荷布。（八二）賤收糧，高賣出。（八三）假說分家，多領台賬，賤領高賣。（八四）有錢定官相，沒錢攤勞工。（八五）騙假

勞工，給一頓五（註一五）。（八六）謊騙捉浮浪，白給幹活。（八七）配給東西，摻假減份量。（八八）替官包工，尅扣工銀。（八九）包送公禮，從中取利。（九〇）替官收皮張，連肉要。（九一）仗勢免公，攤給窮人。（九二）藉公勒索。（九三）跑風底溜，出會騙錢。（九四）設賭抽頭。（九五）設賭養勞金，白幹一年。（九六）陰天打平合，東家吃勞金。（九七）精衣算好假，誑騙勞金。（九八）捐衣香樓（註一六）。（九九）縱女騙勞金。（一〇〇）招婿不結婚，白給幹。（一〇一）謊賴調戲了東家女，撒出不給勞金錢。（一〇二）少寫工賬。（一〇三）花賬扣錢留身。（一〇四）強瞞塲數，少給工錢。（一〇五）拖欠工資，錢毛了再給。（一〇六）白藏賴偷，撒出勞金不給錢。（一〇七）講跟做，算打頭，巧使勞金。（一〇八）七氣八段（註一七）。（一〇九）雨後下地晚，六氣算平天（註一八）。（一一〇）苗厚換拉扣工銀（註一九）。（一一一）分別收買（勞金），互相監督，拚命幹活。（一一二）收買打頭的蒸工人（莊稼易學，頭氣難熬）。（一一三）起早貪晚，一年頂兩。（一一四）打早塲（註二〇）。（一一五）拿陰天（註二一）。（一一六）糧戶聯合，欺行霸市。（一一七）大戶叫工先價低，小戶跟樣子。（一一八）收買老道，低叫行市（註二二）。（一一九）挑三快（吃飯快，走路快，拉屎快）。（一二〇）挑「小烟鍋」。（一二一）扛活不能病，一病去半年。（一二二）支錢吃藥，爲怕誤工不給支。

（註一）「拱地頭」是就土地邊緣向外逐漸擴大。貧苦農民種地拱地頭，闢小便宜，一年拱一點，幾年後地主量了地要佃戶按幾年倒租糧。

(註二) 地好，多加租，多加薄地，地戶種不起了，只好辭佃。

(註三) 農民欠租，地主待春天農民在租地上上了糞土以後才收回土地，不讓租種。

(註四) 住房子，就得種壞地。

(註五) 山主看貧苦農民在山上打柴，並不聲張，待挑下來以後，強要按大成批柴。

(註六) 打頭的割地，地主輪換送快鐮刀，割得快，其餘的人落後了，不給錢。

(註七) 地戶把房子修好，地主就藉故攆走他。

(註八) 把在自己地上的公共道路改在別人地上。

(註九) 地戶借地主碾子使用，還得給地主白搭些工。

(註一〇) 牛快養犖時借出去，犖長大了能使時收回來，讓人家白給喂大了牛犖。

(註一一) 用牛犖在年初，工價低，到草時忙工的工價高，地主要按工價高時算牛犖工，所以農民要倒劃錢。

(註一二) 地主牛犖和人家換工，但耕自己的土地時耕得深，耕地戶的土地時耕得淺。

(註一三) 借馬時講借一年，冬天地戶只好自給喂着，可是一到春天地主就把馬收回，反要一冬的馬租。

(註一四) 地主向地戶欠租，地戶無法，典押東西，限日期的叫死號，過期物歸地主；活號是何時有錢何時抽回。

(註一五)地主家攤勞工僱人替去，勞工一般的以六個月為一期，但只預給一個月的錢，回來後那五個月的錢就不給了。

(註一六)僱工不能誤工，託東家上街代給買衣服，但東家從中賺錢。

(註一七)每天割地講七氣，其實早晚加一塊是八氣。

(註一八)一天算八氣，但幹了六氣竟算成半天，半天應只為四氣。

(註一九)割地時地主以苗稀的一塊地須多少時做標準算錢，苗厚的當然費工夫大，因而落後，地主就說偷賴，扣除你工資。

(註二〇)地主早晨到工夫市叫五、六個賣零工的，割地時打頭的領着幹，頭氣一幹就幹到晌午，落後的沒趣回家，算白給幹了。

(註二一)陰天時地主藉口會下雨，要打頭的領頭快幹，一點不休息，一直幹到天黑。

(註二二)工夫市多設在老道廟，地主們每天早晨收買老道叫最低的工夫價。

地主剝削花招七十種

一 地主的『法規』

(一)吃糧五分利；(二)官工二十——三十天；(三)羊草二千個——每個三斤計六千斤；

(四) 地主的牲口種地主的地，但料得撈青的出；(五) 給地主種地，但籽種讓撈青的出；(六) 農忙時地主怕地荒了，僱短工撈地，工錢讓撈青的拿出外，還加五分利息。(七) 秋收後，先把吃糧(加利)、牛料、籽種等扣除，才能對半分糧。

二 『官工』以外的『官工』

(八) 地主家吃的米都由撈青的碾出來；(九) 給地主家的牲口割草；(一〇) 給地主的牲口料；(一一) 冬天給地主撈柴燒，二車至三車不等；(一二) 給地主蓋房子；(一三) 每年給地主抹房子；(一四) 給地主打大院套的牆；(一五) 每年給地主抹大院套的牆；(一六) 挖牛羊圈的糞，還得給墊牛羊圈；(一七) 地主家吃的水，撈青的擔；(一八) 下雨天，地主的大院套內存水時，撈青的得給他墊平；(一九) 下雨天不讓撈青的休息，得給地主剝麻桿；(二〇) 地主抱柴火怕磨破衣服，讓撈青的每天抱三次柴火，還有叫撈青的做飯的。

三 額外剝削

(二一) 不給撈青的好地種，地主把好地留作『體己』地；(二二) 地主的『體己』地，撈青的也得給代種，但不能分到一顆糧；(二三) 打下糧食後先用大斗貫入地主的糧倉內，一斗頂一斗一升；(二四) 分糧時，用小斗給青戶貫，一斗祇頂九升；(二五) 分糧時，地主留下一頭

種「好糧，給青戶分「二種」稅糧還帶砂子；（二六）在地主的地裏撈柴燒，地主得分一半；（二七）地主唱影戲，窮人得出錢；（二八）地主的老人活時得拜壽；（二九）地主家裏的婚喪大事得隨禮，否則找你的岔子；（三〇）逢年過節得給地主送禮；（三一）地主招團青時，還得給地主打井；（三二）地主種地多，如應招青五人，他只招三人，忙時多叫工夫，扣榜青的工銀錢。

四 窮人不如牛馬

（三三）榜青的病死了，地主就扣工作價；（三四）地主的牛瘦了，榜青的出錢；（三五）種地時牛死了，榜青的賠，如係乳牛就得兩個；（三六）牛羊豬信，在放牛羊豬時，一不小心死了也得賠，如係乳牛、母羊、母豬則加倍賠。（三七）起早攤黑，兩頭見星星；（三八）出小活的工資，但被僱之小活得做大活的活。

五 詭取無度

（三九）地主僱勞工，榜青的出錢；（四〇）地主的碾子與磨，榜青的出錢按，壞時出錢修理，否則不准使用；（四一）飲地主的牲口，但飲牲口的水槽及水斗均讓榜青的出錢買；（四二）用壞農具時榜青的賠，有的簡直歸榜青的出農具；（四三）地主給榜青的開吃糧時，一升二升的零

給，怕不好好種地，打糧不夠地主的，或一下給怕跑了，或天旱時還不起他；（四四）過年過節兩樣飯，吃飯不叫說話，怕就慢工。

六 敲詐窮人

（四五）春季換單衣時，地主不讓榜青的自己進城購買衣料，地主代買，假使布值一元錢一尺，回家後算價，一元五或二元；（四六）在代買衣服時，還扣榜青的車錢，脚店錢，飯錢，這樣地主進一次城，不但不化錢，還能賺錢；（四七）『出荷』糧榜青的得攤一半；（四八）榜青的給地主送荷糧不算工錢，但是榜青的捎帶一點出荷糧，則扣車腳錢；（四九）『出荷』的人都可以領到配給品，但地主領來後，却不給榜青的，或者給你一點不好的，不值錢的東西；（五〇）假借神佛化『佈施』而發財致富；（五一）賤價買榜青的糧食。因榜青的沒有車，得賣給地主。

七 高利盤剝

（五二）青戶的口糧不夠，吃『跨糧』時借一還二。（五三）誤工被扣之工銀錢，是一工二價外加利息；（五四）無論欠地主什麼錢。都記上賬，地主是一聲不哼的，但秋後糧價賤時，即算賬扣糧，往往把窮人一年勞動所得全部奪去；（五五）有的地主看你的活計好，能吃苦，打糧多時就給你說媳婦，全部聘禮地主給你墊付，窮人一年是還不完的，地主就給你利上加利，息加息，還向你要房

和錢，這筆爛賬一輩子亦還不完；（五六）窮人如有意外急用錢，地主摘（借給），一個頂二，外加利息。

八 無恥！下流！

（五七）在農閑時地主放局聚賭，來搶奪窮人錢，甚至地主一家人都與榜青的要錢，同謀暗算榜青的等（五八）地主唆使家人與榜青的賭錢，輸了不算，地主則出面怒罵榜青的，說誘他家人賭錢，敗壞家風等，贏時則寫到賬上，少一分一厘都不行；（五十九）唆使妻子與榜青的搞男女關係，地主就捉，這樣就是把一年的勞動果實都給地主，亦不能完事；（六〇）有的地主是把自己的賭姑娘（無人要的）給榜青的做媳婦，這樣就得給地主當一輩子牛馬；（六一）唆使親信偷榜青的勞動果實，地主則坐地分贓，並賴榜青的偷東西罰榜青的錢。

九 地主就是胡子

（六二）地主吃槍馬股，搶掠窮人；（六三）地主派遣弟兄或兒子當胡子，直接搶掠窮人；（六四）窩藏胡子，給胡子上子彈、拉線、鋪局、插簽、通風報信；（六五）胡子的吃用，地主都給「破牌」，讓窮人公攤，化一報二，甚至加五倍的向窮人勒索。

十 政權壓迫

(六六) 地主是政權的支持人與掌聲人，通過政權來剝削窮人；(六七) 地主的村政權辦公地址（村公所）派窮人修，所需材料亦由窮人攤；(六八) 地主的宣傳機關——學校亦叫窮人出錢、出工；(六九) 榜青的（實際上是農奴）如有違抗地主，即非刑吊打，勒逼糧款，無處伸冤；(七〇) 榜青的想逃脫這家的剝削，另找生路亦不敢，因逃不出去地主的統治圈外，即逃出去別的地主亦不敢招。

以上七十種地主剝削窮人的罪惡事實，雖然有一些是和第一篇重複的，但是沒包括在那裏面的還不少，所以說不只七十種也不只一百二十二樣，結論得出來的什麼是「地主勤勞起家」什麼是「地主祖宗修德行善」，「地主墳地好」，「家宅風水好」，「窮人窮命」，完全不是明確說明，地主是「不殺窮人不富」，因此窮人是「不闖地地主不得翻身」。

地主的種類

根據湖北一些地主不同的剝削方式及其發家的特點，可以把地主分成許多種類，現在分述如下：

賈淫地主

利用自己的女人或兒媳勾搭夥計，使夥計們忙了一年之後空著雙手回去。洮北三合堂屯的楊占包就是這樣發家的。他的女人還嫌他的兒媳沒辦法，埋怨道：「我的兒媳什麼也不會，我若是二十多歲，決不能叫夥計拿去這麼多糧」。寶利區地主李向陽的女人，勾搭了窮人閻石匠，他自己也就靠剝削閻石匠過活。土地改革以後，地主更利用美女來拉攏幹部，洮北富貴區五棵樹地主李春林的女人，勾引自衛隊長齊連發，她對齊說：「來吧！你要什麼我給你什麼！」

惡霸地主

劉三轉子仗著有錢有勢力，好打官司，用「飛照」剝佔了八家靠近他的地。地主盛世桂是給張大麻子當差和勾結別的胡子發家的。

窩藏地主

地主張春德暗勾胡子，把胡子從永安、長發兩村搶來的東西都保存在他家裏，他就「坐地分

強盜地主

當強盜土匪發了財，回到屯裏置地裝好人，黑頂山毛鳳樓以前在黑龍江當胡子，他就是這樣成了地主的。

敲詐地主

邱方是個大地主，他是敲詐蒙古人發的家。

賭博地主

夥計忙了一年，打完了場，活兒就多少輕一些，東家就放局，大都抽利。有少數東家也下賭，直到夥計的糧食都輸光為止，李萬美就靠放賭發了大財。

漢奸地主

劉忠信第一個歡迎日本，當了漢奸，置起不少田產。盧錫奎會日語，就靠着當翻譯官發了家。

外財地主

海家溝老海家拾了一斗銀子，以後就子子孫孫當地主，一樣剝削窮人，越來越富。

偷竊地主

朝陽屯張發一次跟人同路，看見人家豆包裏裝的大洋銀子，偷回來買的地。

圖財害命地主

那金區趙升，爲財害死了李麻子。

虛報地主

大地主傅乃城一千七百垧地，每年只報一千二百垧，那五百垧地的出荷蘭都攤在窮人身上。

照着這個方法來分還可分出很多種地主，不過這方法不很準確，因爲地主不是單純的，有的大地主一個人就包括有以上十一種特點。

地主咋樣富的？

秋天是窮人和榜青的最忙、做活最緊的時候，特別是榜青的在秋天出的力最大，要割地、要打

場，要替東家將新糧入倉，因而受的苦也最多，受的剝削也重，眼看著自己一年辛苦所得的果實被地主一粒粒的剝削奪去，眼看著冬天一家大小挨餓受凍，有什麼辦法呢？在偽滿時代和舊社會裏，地主剝削窮人已成爲合法的事。一年四季裏，在秋天地主剝削窮人最邪虎，地主對榜青的們採取的手段也特別多，特別妙，有打有拉，有欺有騙，軟硬都來。如秋天到了，莊稼要緊割，東家到伙房去對榜青的說：『秋天到了，三餐趕不上一秋忙，這你們得加點勁呀。平日吃着我喝着，給我多出點力，頂星去，頂星回來才行（天不亮下地，天黑回來），誰不知道緊手的莊稼，撒手的買賣。再說莊稼要緊，買賣要狠才行。』有的榜青的聽後小聲的在背後反駁幾句，被東家聽見了就不得了，東家就罵榜青的喪天良，指着榜青的說：『你們吃着稀的，念着乾的，桌上桌下侍候你們，你們也得在心裏琢磨思，我們的孩子哭老婆喊的也不容易呀！』有的地主說的更難聽：『小豆包做的怪黏的，一口咬一個月牙，兩口咬個銅叉，三口就沒了（吃進去了），不好好的幹活行嗎？真喪天良，像你們這樣幹活再扛八輩子。』

進了場院門，就沒有閒人，秋天榜青的在地裏割莊稼，有時把莊稼掉在地裏被東家看着，東家就說：『秋天哈哈腰（彎腰）趕上冬天走一遭，丟在地上的莊稼也要拾起來，將來還有你的一半（？）啊！』

東家進了場看見榜青的就說：『看你們這些伙計都站在那裏幹什麼？這打場可有數的，丟下耙子就是掃帚，丟下掃帚就是木墩，手脚不閒才行，像你們這樣把工丟了還行？』榜青的累的沒辦法，不

得休息。

在農安西朝陽坡有三大家，老韓老徐和老林家，在秋天榜青的一宿一宿的給他們家幹，老百姓中間流行着三句話的民諺：『韓半夜，徐五更，老林家宿宿不打燈，（不熄燈的意思）』在鎮東一區許家園子也有同樣的幾句：『婁半夜，許五更，張仁一宿不吹燈。』榜青的白天幹活，晚間還要給東家幹活，把東家養的肥肥的，使東家有吃有穿，而榜青的呢，連衣服被子都沒有，農民中間流傳着下面幾句：

榜青的生的脆。

蓋的有袖被（蓋的破衣），

躺下『又把』落地（睡下像個樹又把一樣），

起來地了塌光（炕上啥也沒有）。

明水縣地主王樹田，剝削窮人更有辦法，每天叫榜青的起的很早，晚上又睡的很晚，一天兩天榜青的還沒有什麼；日子長了榜青的實在受不了，白天又打瞌睡，東家看見就扣工錢。而地主自己說，費點燈油沒什麼，比走車脚還強（比拉脚賺錢）。

榜青的忙了一年，盼着糧食打下來好分到手換點布，而東家却說：『你想抗點糧，你也不想想借我的糧還了沒有？』有的榜青的沒等糧打完就想與東家商量先賣點細糧買布做衣服，無論怎樣請求，好話都說盡了，頭也磕的不少，結果地主不答應，並且還罵榜青的說：『窮人家養活不了十八的大姑

娘」，「受窮等不到天亮，隔夜放不了熟豆」。（性急）「窮人有什麼辦法？在那樣的制度下，只有忍氣吞聲，挨凍受餓了。正如地主說的一樣：『使喚你，使喚你，使喚你一輩子！使喚你白毛了（頭髮白了），放在染缸裏染染再使喚你！』想盡一切辦法剝削窮人，死了拉倒。榜青的在地裏幹活剝莊稼慢了些或頭低下去都不行，東家看見就罵：『看你又不和「老二」算賬了（「老二」指男人的驢丸）』，有的地主說：『看窮人的腦袋像霜打了，頭抬不起來！』有的地主對伙計說：『使勁拉吧（拉莊稼），把挾板拉斷了就下工！』榜青的在秋天割地打場最吃力，若想休息都不行，被地主看見就罵：『爲人不當官，當官都一般』，意思是：你給我不好好的幹，我就找你的整批。地也割完了，場也打光了，榜青的衣服也破了，這就是：『地了場光衣裳破，臨走東家還說不是貨。』」

下面是一個刻畫地主騙窮人給他做工的故事：

窮人問地主幹什麼活？地主說：幹半天歇半天。

窮人問：給你幹活吃什麼飯？地主說：每天吃饅頭。

窮人問：吃什麼菜呢？地主說：油鹽白菜。

談判的結果，窮人上工了，却是給地主擴大糞，吃的不好，也不得休息，開水也喝不上，於是窮人問地主：『你不是說做半天歇半天嗎？』地主說：『誰說不叫你歇半天？你們擔糞去時擔，回來還擔什麼？那不等於休息？』窮人又問：『你不說叫我們吃饅頭嗎？』地主說：『你們的兩個肩膀不是兩個饅頭嗎？（結果是兩個肩膀擔糞壓腫了）』窮人又問：『吃的油鹽白菜呢？』地主說：『把白菜

放在鹽水裏再撈起來不是鹽白菜嗎？」

榜青的割完了地，打完了場下工了，還了東家的糧，還了東家的利息，一算賬剩下的太少了，有的窮人乾脆暗也剩不下，還欠着東家的糧和錢，這就是地主富的原因。

地主咋樣算計扛大活的？

地主過去對扛大活的剝削法子真是五花八門千奇百怪，如果不深入羣衆澈底了解情況，很難弄清是怎樣算計扛大活的。拜泉保富區老鄉們向我講下面的事實。

不幹當勞工

僞滿時地主僱用扛活的都少給勞金錢。你若嫌錢少不幹，就恐嚇送你去當勞工，誰都害怕當勞工，死逼着就得幹下去。地主又跟僞滿官吏一鼻孔出氣，借着勢力壓迫你，打罵，錢少是小事，不幹就押起來。

先給東西後說價

扛活的上工後不給使勞金錢，東家多半都是給米或者給布（僞滿糧穀出荷大戶都有布），當時不

說價錢，等到米布價最貴的時候再說價錢，好多扣勞金錢。

借小份子錢

扛活的上工後先使的錢很少，家裏過日子或者買件單衣必得用錢，向東家要求使幾個錢，可是東家說沒有錢，不給使，叫跟小份子借（地主的老婆或兒媳婦），一個月得出五六分利息。這就是化白已賺的錢還得出利。

使工按忙工扣

扛活的若是有病就使幾個工，不管你在啥時候就病的，東家是一點也不客氣按忙工價扣錢。因為忙工比閒工價貴的多。

兩頭不見日頭

扛活的連喘氣的時間都沒有，每天起大早攤大黑，兩頭見不着日頭。正晌午都不能歇晌，東家叫你挑水作零活。牛馬還有歇着時候，扛活的就不能歇着。

揀頭氣拿陰天

割地到地時候，地主家都僱用很多工夫匠，暗中愚弄打頭的要賣力氣快幹，說下工虧不了他。打頭的受欺騙到地裏賣死命的幹，大半拉子給打頭的捐輸，工夫匠跟不上就不幹了。割地上午頭氣最長，跟不上走了就算白幹不給錢。下雨陰天沒有幹上半天活，回來避避雨也算白幹不給工錢。

帶上柸包

扛活的工錢賺的又少，自己穿衣服跟家裏過日子都不夠的，差不多到年底下工時多少都長支一些，就是一年沒有長支工錢，東家也想法叫你長支，工錢使過頭沒有錢還，下年還得給人家扛活。這一年歷一年的連軸子轉，竟有連着給一家地主扛十幾個或二十幾個大活的。

銀錢不出櫃

年底打完場，扛活的就是要下工了。這時候，東家把大門一關，就放牌局抽紅子，扛活的不會製錢也得要，三下五除二就把一年的勞金輸光了，甚至臨走連小行李捲都得扔下。

故意寫花賬

不管扛活的就慢工不就慢工，東家向來是要打馬虎眼寫你一些慢工。扛活的因為多半不認識字，東家說暗是暗不敢計較，結果吃了虧。

幫年忙

一進臘月門，扛活的就要下工了。這時正是淘年米、闩年草、起馬圈忙年時候，扛活的雖然下工，可是東家仍不讓你走，叫你給幫些日子年忙，不管幹多少天都不給錢。

地主秦振山

依安三興區慶豐鄉黑湖大地主秦振山，在偽滿時有地五百多晌，馬三十多匹，二十多間房子，扛活的十七八名，是有名的『王八大院套』。他爲什麼能有這些財產，能這麼神氣呢？只看下面的幾個事實，就可以證明。

秦振山家有三缸大醬，一缸好的，兩缸臭的，勞金夥計吃臭的，他家人吃好的。夥計們敢怒不敢言，就背後合計出一個道兒來；把老秦家蒸的黏糕偷出來一塊，做成像人拉的屎一樣，偷着放到好醬裏。老秦家人發覺後，秦振山就當夥計說：『看你們一天起早貪黑够辛苦了，今天咱們換換口味，你們吃好大醬吧！』這才秦振山家人吃臭大醬，夥計吃好大醬了。

每年翻地正忙的時候，秦振山就騎大馬上街叫工夫匠，一叫就是三四十個，到家就下地，幹幹的

快完的時候（也就是自己的勞金夥計能到過來的時候），秦振山就把他的警察朋友請到家，用白麵、小雞、燒酒、大煙，再加上好姑娘，把他的警察朋友灌的迷迷糊糊。這時候秦振山就把工夫匠集合站排等着警察出來，警察出來問工夫匠：「你們都有國民手帳嗎？」沒有國民手帳的都是黑人，工夫匠大部份都沒有，於是警察就拔出腰刀來砍，把工夫匠都砍跑啦！不但工錢沒敢要，把小行李捲都扔給秦振山了。

在偽滿康德九年時候，從南滿移過來一部份移民，當天住在秦振山的院套裏，秦振山就把移民配給來的四匹馬偷出去。到早晨移民知道是秦家偷的，就向秦振山要。秦振山不但不承認，反而把移民綁到車輪子上打的頭破血流，以後又把移民擡出去，不準在他這鄉落戶。

從以上這三個事實可以看出來地主的發財之道，也就是窮人每年辛苦到頭，吃不上穿不上的原因。所以過去在磨礮鄉的醜溝裏流傳幾句悲慘的民謠：一、秦半夜，范聽聲，老秦家累死他活祖宗。二、秦家飯不用看，裏腳條子搭鍋沿。三、小白菜不洗泥，臭大醬一羹匙，鹹菜梗子曬的像乾巴魚。四、大豆包二斤半，鹹菜梗子一斤半，要想吃老秦家飯，就得拿命換。

地主李春生

又是地主又是特務的李春生，在早和偽滿軍戴副官批了登百二十兩大煙份，七石稻米，戴副官死

後，他就得了這一部份錢財做買賣。他和協和會基督教都有聯絡，在富錦營勞工中隊長的時候，攪了兩箱膠皮鞋和很多勞工服，勞工的錢也不發下去，全都攞下了。勞工吃的糧食，他也猛攞，每人攞扣三四兩。勞工完了，他又包了兩個飛機窩（飛機倉庫），賺的錢，勞工一個也撈不着。這樣，他就治了三百多垆地。

李春生借給劉國山十六元錢，批了一石黃豆，一滾滾了二百二斗，另外又滾了一個肥豬，兩個豬肉半子，和五斗苞米，最後弄幾塊錢，還拿去了一把鐵錐，這樣滾的劉國山沒有的吃糧子。劉國山逼得沒法到飛機場做工，他父親在家沒有飯吃，餓的沒有辦法，去找他弄點吃的，工房子把頭連一頓飯也不讓吃，別人央求把頭叫他吃一頓飯，把頭怎麼也不讓吃，又餓又上火，回家後瞎了一隻眼睛，冬天沒有衣服被子，光着身子在炕上蹲着，蓋上麥秸睡覺，連餓帶凍就病死啦，死後連棺材都弄不上，用三塊板擡出去，身上沒有衣裳穿，蓋了一張破紙。

地主高鳳祥

集賢沙崗區李貴給大地主高鳳祥扛活，講了八個月一百五十元錢，帶着一垆半地。三四月時沒有吃的，向高鳳祥要幾個工錢買點吃的，高鳳祥笑哈哈的說：「沒吃的啦，咱這裏有小米，腰二斗去

吃，（那時四元錢一升小米），錢多少沒有關係。」李貴就腰了他半斗小米，結果秋後算了六元錢一升。有一次李貴病了二十幾天，在算賬時扣了忙時的工錢，並且還叫他出那一垧半地的荷。李貴把所有的糧都納了出荷，還差四斗來糧，他便把于警長勾來強迫他出荷，於是李貴不得已把褥子和大夾襖等賣了，補上了出荷糧。

李貴和他哥哥給高鳳祥扛了五年活，不給使換錢，當支錢時，他便說：「你們人口少用什麼錢，存在我這又丟不了。」一直積存下來六萬吊錢，每年都自使用不給利息，他生了尖心說：「李貴，你當點地好不？錢放着也是白放着。」他逼着李貴當了五垧地，當時賣價才一萬吊錢一垧，但他當地算了一萬二千吊，每垧每年給一石租子，當時普通租子一石二斗，租糧什麼賤給什麼，又不够數，拖拖拉拉的欠着不給，過了幾年，李貴在外屯扛活，他又生尖心想搬家，事先把東西車馬都運走了，把李貴請去擺上酒說：「我現在沒法子，過不了啦，只好破產還債，按理說你是血一滴汗一滴賺來的錢，但實在沒辦法。」結果用一匹客馬把地贖回去，欠的租子也拉倒了，當時贖地，至少要六、七百元，但小客馬僅值四十元錢，李貴無法養活，借給別人，過幾個月人家說馬死了，馬皮叫狗扯了，五年大活就這樣白扛了。

地主張成

與陞張成屯張成，每年都僱好幾個扛活的，張家的姑娘，她姑爺跟扛活的靠上，給扛活的洗衣服，補衣服，每年扛活的都拿不出錢去，年青人還願給他家扛活。

有一個老打頭的，很老實，人正派，姑娘媳婦勾引，也不幹，衣裳破了拿外邊去補，活也幹的好，一連幹好幾年了，積餘下來十幾萬吊錢，打頭的要算賬回家。張成一想錢非拿走不可，便想了一個計策：掌櫃的說：『趕明天打頭的要走，給打頭的做點飯，燙點酒，送送打頭的。』姑娘說要上房取點乾菜，讓打頭的扶梯子，姑娘上到梯子中間時，便把褲腰帶解開，把褲子放下來，連哭帶鬧的，就說打頭的拉他的褲子。結果掌櫃的出來把打頭的好挨，打的頭破血出，把他擡出了屯子。老打頭的不但一個工錢沒得，挨了挨又受了埋汰。

地主董鳳春

樺川縣第一區興勝屯原先叫後董家，這屯子大地主董鳳春，是個開荒斬草的大地主，家裏種過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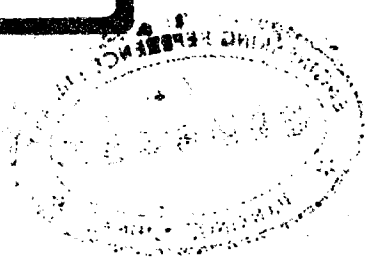
三百塊地，僱十來個勞金。凡是給他扛活的人，誰有一個拿錢來的！單說住在他家有一個姓龐的跑腿子，大夥給他起個外號叫龐涓。龐涓看人家娶媳婦，尋思自個這麼大歲數了，扛了這些年大活，掙了這些錢，也該娶個媳婦啦。整天張羅。董鳳春就想出一個道子來，他向龐涓說：「你這麼兩個錢就是說上媳婦也是有說媳婦錢，沒有過日子錢；我看你不如買點地，人去幹活，地去吃租，用不上二年，就能頂起灶坑門來。」龐涓就上道了。買董鳳春二十多塊地，又待二年，涓涓錢掙多了，董鳳春又想出個道來。他抱着孩子說：「我們這孩子長的多胖，算卦的先生說：『我這孩子得認個乾老！』」才能好養活。「龐涓三十來歲也沒有兒子，尋思認一個乾兒子再說吧！龐涓這個當上的可不輕，每天幹完活看看乾兒子，今天給乾兒子買點好吃的，明個給乾兒子買點玩的，把自個成親的事就擱下了。後來龐涓病了，這時候想喝碗水都沒有人侍奉。龐涓想起自己這輩子扛這些年大活，落在別人家，有病連有人問都沒有，心裏不好受，病越來越重了。董鳳春怕死在他家，他說：『這得馬上入殮』，把龐涓帶氣裝在棺材裏，龐涓在棺材裏說：「董鳳春哪！你把我抬出來吧！我病好了地財產我也不要啦！」董鳳春一聽怕別人知道，就把棺材蓋上拉出去了，拉在南山坡子。

屯子裏上山打柴火的人，聽棺材裏敲棺材梆響，（龐涓並沒有死）這事叫董鳳春知道了，他說：「誰屍了！」拿槍到南山坡照棺材打了好幾槍，棺材裏再沒動靜了。大夥看他地心有多狠。

這本小冊子，僅是以地主如何剝削農民？將其由事實歸納出來的花招樣數，地主種類，以及加上幾篇事實故事，集合起來編成的。至於在今天這巨大變化的土改運動中，地主走向死極惡的陰謀翻把花招等準備另行蒐集。這裏不加入了。



7700
441106



地主吃人花招

1948年3月初版 售. 5000.

（定價：100元）